

Diplomacy

欧洲的智者 德国前总理

施密特 与中国为邻

*Nachbar China. Helmut
Schmidt im Gespräch mit Frank Sieren*

■【德国】赫尔穆特·施密特 (Helmut Schmidt) ◦ 著

弗兰克·西伦 (Frank Sieren)

■ 梅兆荣 曹其宁 刘昌业 ◦ 译 梅兆荣 ◦ 校

中国对邻国构成军事威胁吗？

他早已远离国家权力中心，但他的声音依然备受世界尊重，
他的预言仍然不断被这个世界印证……

 海南出版社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Diplomacy

施密特 与中国为邻

*Nachbar China. Helmut
Schmidt im Gespräch mit Frank Sieren*

■【德国】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著

弗朗克·西伦（Frank Sieren）

| 梅兆荣 曹其宁 刘昌业 ◎译 梅兆荣 ◎校

Nachbar China. Helmut Schmidt im Gespräch mit Frank Sieren

by Helmut Schmidt, Frank Sieren

© by Ullstein Buchverlage GmbH, Berlin. Published in 2006 by Econ Verlag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30-2014-12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施密特：与中国为邻 / (德) 施密特, (德) 西伦著；
梅兆荣, 曹其宁, 刘昌业译；梅兆荣校。-- 海口：海
南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5443-3346-7

I. ①施… II. ①施… ②西… ③梅… ④曹… ⑤刘
… III. ①施密特, H. - 回忆录 IV. ①K835.16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26664 号

施密特：与中国为邻

作 者：(德国) 赫尔穆特·施密特 (Helmut Schmidt)
(德国) 弗兰克·西伦 (Frank Sieren)

译 者：梅兆荣 曹其宁 刘昌业

校 者：梅兆荣

策划编辑：黄宪萍

责任编辑：陈 波 孙 芳

装帧设计：嵇倩女

责任印制：杨 程

印刷装订：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读者服务：蔡爱霞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编：570216

电话：0898-66830929

E-mail: hnbook@263.net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出版日期：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8.75

字 数：182 千

书 号：ISBN 978-7-5443-3346-7

定 价：76.00 元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违者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更换

作者新版前言

我写作这部书时，中国尚未像现在这样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而今天，研究中国对西方人而言已变得比任何时候都重要；反过来，研究西方的主流观点是什么，对中国人来说也是重要的。在我看来，比起德国人或欧洲人，更不用说美国人了，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对情况了解得更多。

不过，西方人如果研究中国，会马上明白一点：所有重大的经济、环境政策或地缘政治问题，没有中国的参与都不再能解决。在全球金融业的规则问题上是这样，在二氧化碳危害问题上是这样，在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地区以及乌克兰这两大地缘政治危机上同样如此。

中国是伊拉克最大的外国投资者，同时是伊朗最密切的盟友，乌克兰则是中国最重要的军备和粮食供应国。这使中国面临着不同往常的新任务。因为，这个昔日的“中央帝国”几个世纪来不需要同别国交往，缺乏长期的同世界政治打交道的传统。如今，中国不能不对众多的全球性问题采取立场，而西方则必须习惯于只有在中国参与下才能解决这些议题。工业国家的八国集团会议——1975年我和我的朋友、

时任法国总统瓦莱利·吉斯卡尔·德斯坦创立时为六国集团——今天已经不合时宜，尽管今年又举行了没有俄罗斯参加的七国集团会议。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该集团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不到 50%，占世界上人口比例不到 15%。现在，世界经济的增长绝大部分来自该集团之外。就当今的多极世界秩序而言，二十国集团才是真正的框架。二十国集团是 2008 年 11 月才开始在政府首脑级举行会议的。中国在该机制中理所当然扮演着核心角色。

当我 1975 年第一次访华时，这些都是无法预见到的，尽管我那时已确信西方低估了中国的重要性。当时，我对上下 4000 年的中华文明已深感钦敬。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产生于拿撒勒的耶稣基督出世前约 2000 年，是刻在龟甲上面的。至于哲学、文学、自然科学、技术和医药，中国人曾长期领先于欧洲人。直到 16 世纪，中华文明和中国科学家还走在欧洲的前面。后来，中国停滞了，而欧洲人发展了一种名叫民主的东西，接着便是工业革命和美国的资本主义。直到 20 世纪下半叶，在西方殖民列强撤出除港、澳之外的中国以及帝制崩溃之后，中国人才得以投身于自己伟大国度的改革和复兴。

毛泽东以十分执拗的方式，在老百姓做出巨大牺牲的情况下，试图实现改革和复兴。毛是一个套不进任何范式的人。马克思主义者相信工业无产阶级，而毛在“大跃进”中却相信农村的农民无产者。他还在“百花齐放”中相信工程师和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相信青年人。但他尤其相信

革命，相信能够使这个富有传统的大国快速实现现代化。在他生命的末期，中国还是重新登上了世界舞台。不是毛不得不前往美国，而是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去了中国，以便与中国结成反对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人与之吵翻了的苏联的同盟。

但与此同时，美国人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已经发明了他们现在称之为“保护的责任”的玩意儿。他们的意思是保护其他国家的人权。然而，人们从来弄不准这背后是否隐藏着他们自身的强权利益，还是真的要施以援手，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大概是二者兼而有之了。在这场可怕的战争结束时，他们不仅把德国从阿道夫·希特勒的统治下解放了出来，而且也强大得足以最终接管英国的世界大国地位。经过这场战争，英国对美国负债累累，以至于美国人得以规定英镑对金本位的汇率。他们为德国选择了一个有利于出口经济的汇率，而为英国选定了一个非常不利的汇率。这个汇率一直沿用到20世纪70年代，从而使英国从战争中恢复过来的速度比德国缓慢得多。

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在21世纪头十年，美国这个新的世界大国在“保护的责任”口号下进行了为数众多的战争。第一场是朝鲜战争，以朝鲜共产党人和中国人为一方，韩国人和美国人为另一方作战。战争导致朝鲜分割，90多万士兵和大约300万平民丧生。接着是20世纪60年代的越南战争、90年代的第一次伊拉克战争，以及21世纪初的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最后这场战争，甚至德国也参

加了。当时的德国联邦政府强调，“在兴都库什山，也是保卫德国的安全”。

我有这样一种感觉，现在不仅是美国人相信，而且欧洲人也确信，西方民主和西方资本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中国人和其他许多国家的人民，比如阿拉伯世界，自然不吃这一套。他们愿意接受工业化，准备适度地接受资本主义，但无论如何不愿意接受毫无规则可言的美式金融资本主义，那里私人银行捞取利润，国家却不得不为银行毫无节制的金融产品所造成的损失埋单。

但是，他们不愿意简单地照搬西方民生，不准备接受西方关于人权的想法。对于在自身发展的哪个阶段、在何种程度上实现共决权，才能实现稳定的改革而不导致失控的革命性发展，他们更多是有自己的想法。最近在埃及发生的“阿拉伯之春”也证实了中国人的这种态度是正确的。在埃及，西方的干涉和过于匆忙地引进民主，使人们的日子比过去更难过了。每个国家都必须自行选择自身发展的速度。

如果有人试图在德国取消个人权利，不仅是生存权，而且包括一切个人权利，我即使作为老人，也将赤手空拳奋起抗争。但我绝不会为维护别国的个人权利，而对该国进行干预。我不得不说，现在我对“保护的责任”这个时兴的口号颇感担心。我这样说在欧洲政治中极可能属于少数派。对西方许多政治家来说，这个口号已成为他们维护其正在消失的影响力的一种手段。

而对于一个西方不再能决定游戏规则的新多极世界秩

序，西方人学会与之相适应的速度缓慢。我十分希望我的书能为减少中国和西方之间的误解做出贡献，并有助于这个多极的世界秩序和平地发展。

赫尔穆特·施密特



2014. 8.

译者新版感言

海南出版社重新出版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施密特：未来强国》、《施密特：与中国为邻》、《施密特：大国和它的领导者》三部著作，让更多的中国读者分享这位著名德国前政要的远见卓识，这一举措值得称赞。

三部著作的基本内容，笔者在初版的译者序言中已做介绍。这里，仅想特别指出三点：

（一）在笔者认识和了解的西方政治家中，施密特对中国历史、现状和未来的研究、判断和理解，是最全面、客观和深刻的，令人敬佩。

（二）施密特对中国发展变化的观察，特别是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评价，没有西方政治家通常有的那种偏见，也没有狭隘民族利益的烙印，他常常以人类进步和国际和平与合作利益为出发点，判断是非，并敢于仗义执言，鞭挞西方一些人的错误观点和态度，实属难能可贵。

（三）三部著作中对许多国际问题表达的独到见解、明

确立场和鲜明态度，至今仍富有现实意义，发人深思。

鉴于此，竭诚向广大读者推荐。

梅兆荣

2014年9月30日

作者中文版序言

本书原本是为德国读者而写的，因为在我的祖国，我经常听到看到对中国的无知且傲慢的言语，出版本书的初始动机，就是想对这些言论做一个针锋相对的回驳。

七八十年前，当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在学校里对中国一无所闻，也一无所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我们才第一次听到一些关于中国的具体新闻。但是，通过报纸和广播得到的信息也非常偶然，且很肤浅。即使在20世纪后半叶电视出现以后，德国公众对中国的了解与当时中国公众对德国和欧洲的了解相似，很不充分。只是在近30年里，德国人对中国才有了一些了解。

我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曾有机会访问东亚，由此我得以预见到中国将重新崛起为重要的世界强国。因此，我在1975年很乐意地接受了当时中国的国家总理周恩来的邀请，当时接待我的东道主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紧接着这第一次访问之后，我在几十年里又多次来到了这个国家。这些访问使我得以体验到中国自邓小平推行改革以来所取得的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经济成就。特别是我对几千年来不断发展的中

华文明越来越尊敬。此外，我也结交了一些中国朋友。

摆在您面前的这部我与德国记者弗朗克·西伦的访谈录，将对所有这一切做介绍。中国读者现在能读到中文本的这个访谈录，使我感到荣幸。也许中国读者在某些问题上会赞同我们的判断，在某些问题上会得出另外的结论。不管怎样，对中国读者来说，了解一下一个德国朋友对你们的国家是怎么想的，想必是一件饶有兴趣的事。

赫尔穆特·施密特

2009年6月12日

译者的话

2006年9月，87岁高龄的德国前总理、汉堡《时代》周刊发行人赫尔穆特·施密特推出了其新著《施密特：与中国为邻》，引起了德国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大量的书评称赞该书是关于中国的“真正的知识宝库”，也是“现代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德国没有第二个人像施密特那样，30多年来“持续不断、兴致勃勃地跟踪中国发展成世界大国的进程”。人们指出，该书“扼要而直观地描绘了中国如何改变了世界”，他的分析以鲜明的语言和深刻的判断令人信服。但也有人批评该书对中国的评价过于积极。

《施密特：与中国为邻》一书，是施密特与德国驻中国北京记者弗朗克·西伦进行对话的访谈录。西伦以西方记者惯用的口气，就中国的发展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影响，提出了种种尖锐的问题；而施密特以其特有的直率，一针见血地做了回答。需要指出的是，西伦的问题不仅反映了他本人的思想，更是折射出德国公众对中国崛起的疑虑。令人钦佩的是，施密特敢于逆西方言论的潮流，以客观事实为依据，雄辩地为中国说话。当然，他意识到自己的观点会引起争议，因此

在前言中直言不讳：记者西伦同他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如果有一位日本人参与讨论，他对该书关于中国外交政策部分的论述肯定有强烈的异议。而如果有一位美国人在场，他一定会坚决反对施密特关于中国政治制度和中国的内政的阐述。

本书共分五个章节。第一章讲“中国的复兴”，主要是记述作者1975年10月作为联邦德国总理首次访华同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会谈的情景，以及他后来多次访华同中国领导人谈话的内容，展示了30年来中国领导人在内外政策上关注重点和关注视角的巨大变化。第二章讲“中国与世界”，主要是评述中国的外部环境和外交政策，涉及中美关系、中国军事实力、台湾问题、亚洲的未来以及中日、中俄、中欧关系。第三章是剖析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包括能源、环境、金融、贫富悬殊、法制以及“民族主义”等问题。第四章讲“儒学的传统”，实际是探讨中国社会的“精神支柱”问题，主要阐述儒家思想的内涵，它与欧洲启蒙思想运动的差异，以及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影响。第五章是展望“前景”，其中对比了中央集权制度与西方民主制度的优缺点，分析了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个人自由和集体利益的关系、贫富差距与财富分配问题、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作为竞争者的影响等。作者最后指出：决不能允许经济竞争遮蔽甚至排斥对中国的尊重。上帝没有赋予任何人以权力，把西方国家的文明看作是优越于一切的文明，并宣称中国需要西方的说教或散布对中国的恐惧。西方应当明白，中国在重新崛起为世界大国时将走自己的道路。

施密特指出，他发表该书有以下几个目的：一是促使读者意识到中国是一个拥有数千年古老文明的国家。他不时地注意到，中华文明在欧洲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多数情况是由于无知，同时也确实出于傲慢。二是给那种在政治上和道义上轻狂的好为人师者以釜底抽薪。一些欧洲人倾向于接受美式偏见，总是从反面评价中国，并对中国该做什么指手画脚，而实际上德国人最没有权利在道义上指责中华文明之国。三是向读者表明，中国对西欧目前存在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没有任何过错，那种认为中国的发展危及德国劳动岗位和福利的看法是错误的。西方既然鼓吹自由贸易，就应该承认发展中国家也有权占领部分世界市场。最后，施密特希望以此书启发读者进一步关注中国这个“最新的邻居”，因为中国的未来和欧洲的未来会超出许多人的想象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作者也表示，希望中国读者把书中的某些批评意见视作“一个朋友的建议”。

本书虽以欧美特别是德国的读者为主要对象，但作者对近30年来中国内外政策变迁和若干重大事件所做的阐述，尤其是本书反映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崛起所产生的疑惧和偏见，以及作者有针对性地为释疑或批驳谬论所提出的论据，对中国读者也颇有启示和参考价值。诚然，施密特作为一个西方政治家，其视角和用语与我们不尽相同。但纵观全书，作者对中国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深刻了解和尊重，对中国根据国情采取的发展模式和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所给予的高度评价，对中国面临的挑战和困难所做的善意提醒，对欧洲

一些人的傲慢和狂妄所做的无情鞭挞，对中国发展前景所显示的乐观和信心，表明作者不愧为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

2006年9月，施密特刚拿到样书，就在他的办公室里赠给了笔者。2007年3月，他在汉堡家里再次会见笔者时，关心地问起该书是否已译成中文，并直率地说：“我希望听到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对我这本书的评价。”后来，海南出版社同该书出版社商谈版权转让时，施密特托记者西伦转告笔者，希望我主持该书的翻译。我自然荣幸地接受了这一任务，我们在翻译时力求忠实于原文，并力争译文通俗易懂，但限于水平，不当之处难免，敬请专家、读者不吝指正。

梅兆荣

2009年7月2日

作者德文版前言

2005年春，曾长期生活在中国的德国新闻工作者、《经济周刊》记者弗朗克·西伦，在我的汉堡办公室与我促膝而坐，谈论有关中国的话题。随后，西伦先生产生了进行长谈的想法，并打算在对话的基础上编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几个月之后，我最终同意了写书的设想。在前后三个月的时间里，西伦先生和我用了整整几天，从早到晚畅谈中国，然后梳理记录，综合出几大类问题。章节划分由西伦先生拟定，我只做了少许改动。

本书编撰过程中核对了若干数据和事实，并在必要之处，把我讲的内容做了精确的表述。因为，即便做了充分准备，谈话时也难以做到每个细节都能够信手拈来。我之所以提及这一点，是考虑到某些读者或许会产生一种不切实际的印象，以为笔者对中国的了解在每一点上都准确而全面。

为了尽可能忠实地再现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中国高层领导的谈话内容，我调用了工作人员当年所做的谈话现场记录，从中引用了若干原话补入文中（有关段落都为读者做了明显标示）。本书重述的谈话，前后覆盖30个年头。